

定格记忆

秋叶集

亚锋 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秋 叶 集

亚锋◎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秋叶集/亚锋著.—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2
(定格的记忆/彭桂林，刘宝萍，关文主编)

ISBN 978-7-5034-1965-2

I.秋… II.亚… III.新闻—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22829号

责任编辑：于保政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邮编：100811

经 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江阴市机关印刷服务有限公司

开 本：889×1194 1/32

印 张：10 字数：250千字

版 次：2007年2月北京第一版

印 次：2007年5月第一次印刷

定 价：25.00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由承印厂负责退换。

57Y
1
12

秋是醉人的，即使没有丰硕的果实，也能收获几片绚丽的叶。

——题释

内容提要

作者以真实的情感，真实的笔触记录了沉淀在记忆中和现实发生在身边的故事，抒发了对祖国、对事业、对亲朋、对大自然的深深的爱。读者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作者所经历的年代，感受到社会的飞速发展。作者终生从教，大部分作品写的是学校和教师生活，对青年教师和未来教师不无参考和启迪作用。

本书共收录作者的小说、散文、诗歌等各类文体的作品百余篇(首)，分为上、下两部，上部为纪实篇，下部为创作篇。

目 录

上 篇

土城儿	2
母亲	11
我的经商生涯	20
年节印象	26
L 先生	33
妈妈(附:陈君默和她的画)	40
初为人师	52
春风	60
兴安冬恋	67
“年轻”的尴尬	73
学驾花絮	77
闲说“梦”	87

圆梦是福(附:保定农校精神的赞歌 携手再创辉煌).....	91
想起 58 年.....	107
童言乐——芊芊成长纪实瞬间(25 则).....	113
活着真好.....	126
花甲诗篇(23 首).....	134
(一)第二故乡行(5 首).....	134
(二)豫陕晋游(7 首).....	137
(三)游庐山(5 首).....	141
(四)海南游(2 首).....	143
(五)打工仔(2 首).....	144
(六)同窗重聚(2 首).....	145
人生感悟(46 则).....	146
杂诗(6 首).....	151
(一)贺建校 70 周年.....	151
(二)贺神六发射成功.....	152
(三)观香山红叶.....	152
(四)重游北海公园.....	153
(五)游大观园.....	153
(六)卧龙花园.....	154
在以色列当“老外”.....	155
走马观花看美国.....	171

下 篇

爱笑的爸爸	192
“报老师”	201
五味子	213
飞吧,金凤凰	221
心灵	227
家信	236
“牛棚”得宝	242
号召	252
体验	262
装修工	270
为祖国母亲祝寿	279
除夕有感	283
(一)遥寄独子	283
(二)抒怀	283
教师的歌(外二首)	284
(一)粉笔	285
(二)蜡烛	286
我们是光荣的劳动者	288
园丁情歌	290
(一)备课	290

(二) 讲课·····	290
(三) 批改·····	291
(四) 心声·····	291
地位 and 担子·····	292
校园小诗·····	294
(一) 早读·····	294
(二) 溜滑梯·····	294
(三) 植树·····	295
“重走长征路”组歌·····	296
(一) 雨中行·····	296
(二) 到军营·····	296
(三) 听连史·····	297
(四) 联欢会·····	297
亿万人民唤“小平”·····	298
摇篮小调·····	301
后 记·····	304

上部

真实的故事,真实的情感,真实的叙述,献给深
爱我和我真爱的亲人与朋友。



土城儿

2003年初夏,人们终于从“非典”肆虐的封闭中走出来,可以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了。此时,我走进了建成不久的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苍翠的树木,如茵的草坪,成群的飞鸟,清新的空气,使人心旷神怡。几十年后重新走在这被叫做土城儿的地方,让我感到既陌生又熟悉。陌生,是因为



元大都城垣遗址公园一瞥

它旧貌换新颜,难寻旧日的痕迹。熟悉,是因为这里记录着我少年、青年时期太多太多的故事。

关于土城儿的故事,得从解放战争说起,确切地说是从解放北京的战斗开始说起。那是1948年底到1949年初,严冬时节,当时我6岁。北京是和平解放的,这是众人皆知的事实。但在我的记忆中,解放北京是一生中经历的唯一一场真正的战争。和平解放,是在解放军大兵压城城欲摧、兵临城下的形势下,国民党当局不得已做出的选择。我家就在北土城儿外,距土城儿不过二、三百米。当时土城儿曾是国民党兵的一道防线。他们背南面北,抵御解放军的进攻。解放军从我家北面步步向南推进。我家就在两军交锋的战场里。在这段时间里,只要听说“土城儿上的下来了!”人们就惶恐不安,说不定谁家又要遭殃。有一次,几个国民党兵从土城儿上下来,恶狠狠地踹开我家大门,进了院子二话不说就到处抓鸡,一时满院子鸡飞狗叫。他们抓到鸡,把鸡的两只爪子一捆,拎着就走。看到我最喜欢的大芦花鸡也被他们抓住,在他们手里嘎嘎叫个不停,我哭着想上去夺,被大人紧紧地抱住,不让我去夺。几个没抓到鸡的国民党兵又到屋里乱翻一气,看实在没有什么可拿的,就把半缸咸菜倒到麻袋里背走了。还有一次,我跟着妈妈去挑水,水井在我家南边,离土城儿更近。我家的大黄狗也跟着跑到井边来玩儿。妈妈正从井里往上打水的时候,忽听“啪”的一声枪响,伴着大黄的惨叫,好像突然刮起了旋风,一股黄土被呼呼地卷起来。吓得我紧紧抱着妈妈的腿,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等黄土落下来,我才发现我心爱的大黄已经倒在了血泊中,是“土

城儿上的”开枪打死了我的大黄。妈妈水也不挑了，拉着我赶紧跑回了家。为了躲避“土城儿上的”，我们全家决定逃到我姥姥家去躲几天。姥姥家比我家往北一里多路，更接近解放军的阵地，离土城儿远些，相对安全一点。但当时已70多岁的爷爷说什么也不走，他说：“我一个老头子，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偏偏爷爷不会做饭，隔一两天还要从姥姥家给他送饭。这送饭的任务就交给了哥哥和我，因为小孩子出来可能安全些。我家院子大门朝南，有几间土坯北房、两间西房和一间东房。每次送饭都是哥哥拎着饭，我俩手拉着手，到了我家房后，用砖头敲敲后墙，估计爷爷听到声音了，我俩再顺着东墙外往大门口走，爷爷开了门，把饭交给爷爷，我俩就赶紧往回返。这一天，正当哥哥领着我顺着东墙外往大门口走时，就听“啪——嗖”的一声，一颗子弹迎面飞来，从我和哥哥之间飞了过去，吓得我俩扔了装饭的篮子，撒腿就往回跑。这是土城儿上的国民党兵拿我俩当靶子放冷枪，如果这颗子弹再偏一点，我们哥儿俩肯定有一个就没命了。

解放军步步向南逼近，战斗十分激烈，每天夜里都能听到噼噼啪啪、轰轰隆隆的枪炮声。有一天早晨起来，推开大门，我惊呆了，门前到处都是穿军装的人，睡了一地。因为是冬天，到处冻得硬邦邦的，连粪堆（就是农村人家家门口的垃圾堆）上都睡满了人。门前树上还拴着几匹高高大大的军马。原来是国民党兵招架不住退到了安定门、德胜门的城墙上（即现在的北二环一线）。解放军占领了土城儿，我们这里就是解放军的后方了。过了一会儿战士们都醒了，

他们忙着给各家挑水扫院子,很快支起大平底锅,焖出了香喷喷的高粱米豆饭,还把饭送给我们吃。解放军战士们高兴的逗着我们这些孩子玩儿,一个战士把我抱到一匹战马上,让我骑马,因为家里从未养过大牲口,连头毛驴都没有过,我一骑到马上,吓得直要哭,弄得这个战士挺不好意思,赶紧把我又抱了下来。我们都觉得这下可好了,再也不会在我们周围打仗了。部队的同志却嘱咐大家,战斗并没有结束,各家还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该钻洞时还要钻洞。那时,各家各户都在院子里挖了防空洞,说是防空洞,其实就像平时装白菜、白薯的窖一样,挖个两米来深的方坑,上面用木头、玉米秸棚上,再压上厚厚的土,一家人就躲在里面。就在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事,差点儿要了我们全家人的命。那一天,全家人蹲在地洞里,就听“咕咚”一声,不知什么重东西砸在了附近,震得防空洞顶上哗哗地直掉土,脚下的地也在微微地颤动。大人们乍着胆子出去查看,可吓坏了,原来是一枚没有爆炸的炮弹,砸漏了我家小西屋的屋顶,又砸穿了炕坯扎在炕洞里,幸亏没炸,否则我们这个小院也就不会存在了。那颗炮弹一直在我家炕洞里呆了好长的时间,后来村里才请懂行的人把它起走了。这颗炮弹显然是退到城墙上的国民党兵发射的,目标是土城儿上的解放军的阵地,结果打过了梭,就跑到我家来了。

土城儿在解放战争中,曾先后是敌我双方的阵地。战争就会死人,双方在这里都有伤亡,这里埋了很多无名尸体。解放后很久,这里仍能见到战争的痕迹,南坡北坡挖满

了战壕(鱼鳞坑),南坡是国民党兵挖的,北坡是解放军挖的,偶尔在这里还能拣到破钢盔、子弹壳之类的战争遗留下的东西。

我记忆中的土城儿,是一个高高的土岗,最高处有十好几米高,两边的坡延伸很长,翻过土城儿要走几十米的路。土城儿的南坡北坡到处杂草丛生,榆树、柳树、松树,间或也有些长满刺的酸枣棵子,各种树木高高矮矮杂乱无章地生长着。据史料记载,北土城儿只有与现在安定门和德胜门相对的两个城门,一个叫安贞门,一个叫健德门。不知何年何月土城儿被开出了很多豁口,这些豁口大多依据离这里最近的住户的姓氏而命名,如刘家豁子、陈家豁子、祁家豁子等等。豁口也不是把土城儿完全削平,只是上下的坡度缓了一些,豁口的宽度宽的有二、三米,能走马车,窄的也就有一米多宽。豁口两边则是被挖开的立陡立陡的土城儿的横断面,都是夯得很实很好的黄土。有的地方虽没有豁口,长年累月有人走过,也就成了一条条翻越土城儿的小路。土城儿北面是一条不大的河,不知叫什么名字,大概就是当时的护城河了,这条河夏天水多些,冬天就几乎没什么水了。人们好像并不知道它是元大都遗址,只知道土城儿曾是北京城的北城墙,后来城墙往南撤了,撤到安定门那边。那时我曾天真的想过,城墙要是不往南撤多好呀,我们进城就方便多了。要用今天的话说,土城儿是一个环境不错的地方,是一个回归自然、休闲放松的好去处。但那时候,人们还顾不上休闲,更何况老人们都说那里“脏”,不让小孩子上土城儿,特别是晚上。这里说的“脏”,不是指垃圾、粪便等卫生意义

上的脏,而是说这里死过太多的人,闹鬼。在我的记忆中,至少有两次亲眼看见有人在土城儿的树林里上吊自杀,悬树自尽。记忆深刻的是一年的大年三十,大约中午时分,听有人说“土城儿又有人上吊了!”我们这些好奇的孩子不听大人的劝阻,一窝蜂似的跑去看热闹。我亲眼看到那人在树上挂着,后来警察来了,用剪子剪断了绳子,把死人放下来,还留下一名警察在那里看着死尸,再后来又有车把死尸运走了。那个年是过得最寂寞的年,本来我们这一带过年的习惯是年三十不关大门,小孩子打着红的、黄的、绿的各色纸灯笼满街跑着、笑着,一直玩到后半夜,夜里十二点各家还要放鞭炮。这一年家家都早早地关了大门,街上也看不到花花绿绿的灯笼闪动,听不到孩子们的嬉笑声,放鞭炮的也很少了。白天出于好奇跑到土城儿去看热闹,当时并不怎么害怕,回来以后可坏了,怕得不行,甚至过了好多天都不敢往土城儿那边看,一看,就好像那树上还挂着那个人。记忆中的另一件事,就是我的小小弟弟病死的情景,当时他只有几个月大。一个漆黑的夜晚,妈妈伤心地哭着,我们几个大孩子,既可怜小小弟弟,心里又十分害怕,依偎在妈妈身边,目送着爸爸抱着用一床小花被包裹着已经死了的小弟弟,向土城儿走去,去那里给他找个归宿。我们这一代人中,有几家没有夭折的兄弟姐妹呢?土城儿就成了收留这些可怜的夭折的小生命的地方。左邻右舍的大人们晚上聚在一起常讲闹鬼的故事,这些故事大多离不开土城儿。尽管大人们不让小孩子听,“去,去,小孩子别听,听了睡不着觉”,我们还是挤在门口或贴着窗户偷偷地听。难

怪人们常说，土城儿那儿“脏”。

说是不去土城儿，但为了生存，土城儿还是常常要去的。春天去挖野菜，夏天去割草割马莲，割的草卖给附近的牛奶场当饲料，马莲晒干了捆成小捆给城里的肉铺。秋天树叶落了，草枯黄了，我们就扛着耙子去土城儿搂柴禾。冬天，早晚拾粪时也免不了要到土城儿去转转。

1956年我考上了城里的中学。从家走到学校要一个多小时，每天一个来回，几乎是走了整整五年。如果是走大道，出门往西然后再往南，几乎是走直角三角形的两条直角边。如果出门直插西南方向，走小路，是走斜边，可以少走二、三里路，少用十几、二十几分钟。所以绝大多数时间是走小路，只有大雨、大雪等恶劣的天气才走大路。走小路，土城儿就成了一道必须穿越的“封锁线”。那时候，家里没有钟表，“揪着公鸡尾巴”起床上学，特别是冬天，走的时候天还黑着呢。我记得有几次大雪天，起蒙了，我到校时学校大门还没有开，叫开大门，工友们刚刚开始给各个教室生炉子，我就帮他们抱劈柴点炉子。炉子生起来了，教室里有了热乎气，同学们才陆续到校。起初，我和哥哥同时上学，我们俩不在一个学校，哥哥出门往东南方向走玉家门前的的小路，我往西南方向走陈家豁子，从不同的位置穿越土城儿，两人过土城儿的地方相距几百米。哥哥过了土城儿就大声喊我。听到我答应“过来了”，两人再各走自己的路。或者用电棒（手电筒）互相照一照，知道都过了土城儿，再各自去上学。晚上，下了晚自习九点多钟离开学校，到家将近十一点，就只好自己过土城儿了。早晨的好景也不长，很快哥哥初中毕业就辍